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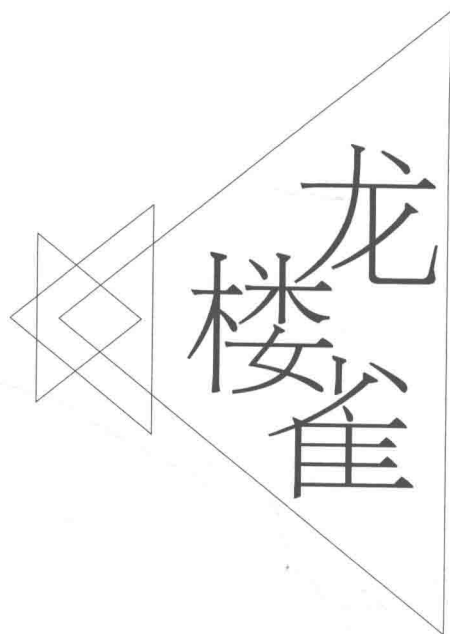


龙楼雀

在
先
这
样
叫
我
吧
前

何
袜
皮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南海出版公司

201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楼雀 / 何祯皮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442-8360-1

I . ①龙…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0320 号

LONG LOU QUE

龙楼雀

作 者 何祯皮

责任编辑 张 媛 余 靖

策划编辑 钱午骏

特约编辑 王雨薇

美术设计 刘庆海 杜 敏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出版)

(0898)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94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360-1

定 价 3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上
岛外

无名

帷幕已经落下。

我浸泡在黑色液体中，无力地蹬着双腿，划动手掌。水流紧紧裹住我的头部，头发与水草纠缠在一起，一种生物，水母或尖嘴小鱼，蛰着我裸露的腰。我浮肿的躯体逐渐被寒冷和疲惫控制，它已失去生还的希望，只是象征性地扭动，像一条失去了呼吸的鳗鱼。突然之间，我的耳朵浮出水面。我听见了浪潮声、树林声——嘘……以及风声中夹杂的微弱的、不真实的呼喊。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没错，是我的名字。一股善良的向上的水流举起我的背，像要把我送向岸边，还给悲恸的人们。透过眼膜上的水帘我看到自己正在接近农舍灯火和一群闪闪烁烁的光束，我暂时抛开忧虑，为自己的获救放声哭泣……

可就在这时，一切结束了。浪头又卷着我迅速撤退，一路逃跑，重回大海深处——远离海岸、人类和我的名字。

暖气开放的候诊室内坐了六七个人，妇女、老人和趴在母亲大腿上恹恹欲睡的孩子。一只浑身冰凉的苍蝇闯入了，在室内搅动起令人焦虑的气流。那是一只孔雀绿、个头很大的苍蝇，它飞过病人们的头顶，发出刺耳的振翅声。人们陆续伸出手向声音的方向下意识捞去，却都一无所获，最终它落在了一个打瞌睡老人的耳朵上。小男孩卷起妈妈手中的病历卡一击，苍蝇飞走了，老人恼怒而茫然

地醒来。候诊室内充满了善意的、百无聊赖的笑声。

因此，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此刻的推门而入。他的黑色西装上沾满泥泞，腋下牢牢夹住一只公文包，左手扶着右胳膊的一处。他身后的玻璃门外，是软弱无力的 11 月的阳光。

男人环顾平泽镇第一人民医院的候诊室后，动作迟缓地走向挂号处。

“挂急诊。”他说。

临时病历卡和笔从窗栅栏内滑了出来。

“我在流血。”他没有接过，而是微微侧过身给她看自己的胳膊，鲜血已经浸透衬衣，填满了手指的纹路。挂号处的护士这才注意到男人的脸色煞白，湿漉漉的头发根冒着冷汗，嘴唇和睫毛失控地哆嗦着。

镇民们不约而同安静下来，他们试图听见陌生人和护士之间的谈话，但她像往日那样，没有多说一句。他们看见男人疾步走向急诊室，快到门口时，脚下一软，头向后仰去。在一片旁观者的唏嘘声中，两名护士及时架住了他。

那是一个如一生般漫长、诡异、没完没了的梦境，而在现实中，不过是一分钟的短暂昏迷。男人的眼球在眼皮下急剧转动，太阳穴和喉结上下颤抖，没有人知道他正在与一片冰冷的海水搏斗，并苦苦搜索自己的名字。当男人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聒噪的、锈青铜色的虫子，正在白色天花板前盘旋、

鸣叫。

在盯住它的两秒钟内，男人首先回忆起了人们对它的称呼：苍蝇。

随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哪里。他的眼珠子神经质地乱转，只有当视线触及窗台上的黑色公文包时，才略微停顿下来。

此刻，高处的玻璃瓶正滴滴答答地往他的手腕内注入一种透明液体，他的呼吸顺畅了一些。一位眉毛又细又淡的年轻护士正在为他的右臂缠绕最后一层纱布。

“什么时候弄伤的？”医生问。

“今天早上。”

“跟人打架了？”

“呃，是。”

“你是哪个镇的？”

男人嘴张大，像要释放体内的气体，又闭了起来，再张开：“我不记得了。”

医生微微抬起眼皮，看了眼缀着金利来标志的黑色公文包，又绕到病床的另一侧，揶揄道：“你干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吧？”

男人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正为他前额伤口上药水的护士羞怯地缩回了手。

“我不是这里人。”他说出这个句子时舌头打结。

医生已经没有兴趣知道答案。“你知道你流了多少血吗？不要

命的人。再往左半寸，就是大动脉。你给自己包扎的？你一路走过来的？”他用手电筒照着病人的瞳孔：“你还有哪儿痛吗？”

“没有了……有一点，头这里。”他指着与左耳齐平的后脑勺。

医生用手指肚拨弄着他粗硬的头发，检查头皮。“这里也有道口子，也上点药水。”他指给护士看。

“保险起见，你给头部拍个片子，留院观察一天。”

他摇摇头，“我还有事。”

“我建议你还是拍一个。”

他不吭声。

“不要命的人。”鬓角很长的年轻医生又重复了一句，合上了病历卡。这时他才发现：“咦，你还没填名字，叫什么？”

“我自己来。”他坐起身子，放松背部的肌肉，接过笔。在侧面一架仪器的金属表面上，他瞥见自己的前额落了一片骇人的紫色药水。他紧紧握着笔，像一个对这种姿势尚陌生的小学生，慢慢地、一笔一划地写下：“小迟，30岁。”

小迟 |

“在我找到名字前，先这样叫我吧！”

柜台后的中年男人接过从烟盒上撕下来的一角，皱起眉头，端详着潦草的字迹。“这是哪儿的厂？我从没有听说过。”

他自然也没法给出回答。

男人回头望了眼墙壁上的挂钟，三点一刻了。他咬着嘴唇，挠了会儿脑袋，终于说，“你进来吧。”

小迟跨上一步台阶，进入了落魄的兰州拉面馆。两个孩子立刻围上来：“你没有名字？”

“他叫小迟！”柜台后的老板纠正。他发出的“迟”字带着浓厚的鼻音。

“这是什么？”小男孩油腻的食指戳在他的额头上。尽管努力清洗，紫药水的印记还是没能完全除去。他轻轻地、烦躁地推开细小的手指，一边四下张望。

“紫毛怪！”小女孩为自己的想法激动地“咯咯咯”笑起来。姐弟俩笑得抱作一团。或许他们不是姐弟。小女孩大约十三四岁，干瘦的身体外罩着一件宽大的男式毛衣，她笑起来前俯后仰，一边领口下滑，露出肩膀和刚发育的胸部。男孩不过七八岁，皮肤比女

孩白，大眼睛凸出，一咧嘴就露出粉红色的牙龈。

小迟退后一步，就像一头小兽第一次遇见麻雀这种生物，彷徨、厌恶，还有一点胆怯。

老板已经在向他招手，把他带进厨房，阴冷使他打了一个寒战。昏暗的半地下室里充斥着一股潮湿、腐朽的酸味。高处，半扇小窗户外射进冷白色的日光，正落在一个年轻人面前的砧板上。年轻人猛吸几口烟，把烟头小心翼翼搁在桌子的边缘，又提起了刀。一大块硬邦邦、发黄的冻肉在刀刃下变成一张张薄片，晶莹透明。小迟盯着砧板发了会儿呆，往肚子里咽了一些口水。

老板指了指水槽，轻轻推了推小迟的背。小迟机械地捋起袖子，走了过去。他没有打量新伙伴，而是把视线埋在乌黑的水槽里，埋在一堆残留着食物的碗盆里。

他能感觉到自己心脏的颤抖。这两天每一次要与陌生人交谈的时候，都会如此心虚。他害怕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你以前是做哪行的？你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为什么对一个人的定位需要靠这些过去时态的指标，而不是靠面前的这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将做的任何一件事？

年轻人弹掉烟头：“刚来的？”

“对。”小迟微微关小水流，以便听清楚对方含糊不清的问题。

“叫什么？”

“小迟。”

“我叫乔健，三年前和他一起从兰州来的。”

他口中的“他”，应该是指老板。这时，小迟发现乔健的左手有些异样：在他的大拇指根部又向外戳出一截关节，黑乎乎的，好像被火烤焦了。乔健知道他在看自己，满不在乎地用右手的五根手指捏着左手，发出“喀啦喀啦”的骨头的声音。

“他给你多少钱一个月？”也许这才是六指人最关心的事。

“没有。”小迟仍垂着头。

“什么？你不拿钱做什么？”乔健搁下刀。

“包吃包住。”

“你疯了吗？现在找个笨手笨脚的女人做事还要800一个月，你还可以帮他进货搬东西，哪有工作不要钱的？开口要吧，别做傻子。”小迟涨红了脖子，重重地点头。

晚上，小迟坐在出租屋昏暗的灯泡下盯着自己的影子出神。阁楼上不时传来两个孩子的窃窃私语。

“迟到！”女孩突然在木梯上探出头，大叫一声。

小迟刚回头，一个彩色橡皮球便击中他的前额，让他眼前一阵发黑。

女孩抽回身子，欢呼起来：“中了！中了！”阁楼上传出一阵疯狂的嗤笑声和脚步声。

两个穷孩子以他为乐，仿佛拣到了一件破烂玩具，恨不得趁着兴奋和新鲜感把它撕成碎片。

之后的某一天，有六根手指的乔健指着两个懒洋洋扑打苍蝇的孩子说：“这个小贱人是他大哥的女儿，叫芳芳，这个小杂种是他二姐的儿子成成。他们小学都没念完，就被人从兰州的农村送到上海当学徒。”

而此刻，受了伤的小迟不认识他们，也不在乎他们。他一手捂住疼痛的额头，一手攥紧拳头，走向楼梯。

这时，门开了。小迟转身，看见老板抱着草席和被褥走了进来。他站在门口环视一圈后，走到冰箱旁的角落，把席子在地上铺展开。

“你看睡这儿行吗？”

“行。”小迟想要走过去帮忙，但实在没什么需要做的，一个枕头，一条黑乎乎的大花被子丢在薄褥子上就成了床。

“先将就一下。”老板拍拍他的肩膀。

小迟偷偷审视房间，想找出一些迹象，证明有女人在经营着这三个人的生活。比如一双塑料女式拖鞋、一件洗得变形的胸衣，或一瓶挤得歪歪扭扭的洗面奶。然而在这间由一只40瓦灯泡照亮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

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独自带了两个亲戚的孩子生活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生意惨淡的小面馆。小迟也终于禁不住要猜测一个人的历史：这个身体发福，温和而愁眉不展的男人，曾经遇到过什么？

小迟 II

老板上阁楼勒令两个孩子关灯睡觉，孩子们躲藏、反抗的声响，在咒骂中慢慢平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喘着气爬下木梯，和小迟一起回面馆喝酒。

两个刚结识的男人，默默地坐着，桌上只有一碟花生。店门拉下了一半，有温热的夜风从卷帘门下钻入。老板拿起自己的一次性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杯子，两人一饮而尽，空杯子苦恼地折腰坐着。

在今天下午来到拉面馆之前，小迟沿着义德堂路找了七八家店，有糕点店、干洗店、五金店、洗发店、性保健品店和小餐馆。最后当他走到拉面馆时，耳鸣得厉害，就像昏迷醒来后看见的苍蝇一直萦绕着脑袋不走。他解开了衬衣的第二颗纽扣，走向柜台。

“我找老板。”他理直气壮了一些。

“我不要一分钱，什么都能做，只是我把身份证丢了……”

老板这才搁下报纸，身体前倾：“你为什么不补办呢？”

小迟用双手盖住了脸，一种焦躁几乎要令他想哭。

“我不记得我是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以前的事情都忘光了……名字、年纪、老家，怎么会在这里，我要去哪儿……”

他们的脸像恋人一样凑近：“这应该叫失忆症吧？你没去医院看看？”

“我没有钱，我只想找个地方睡觉，没准哪天我会想起来的，没准我就是这个汽车修理工”——他从腋下的黑色公文包里摸出一张软塌塌、黑乎乎的纸片，按在柜台上：“我在包里找到了这个——”

龙楼镇兴元汽车修理厂

小迟

0898890123 70000

“在我找到名字前，就先这样叫我吧。”这个动作坚定了他自己的信心，至少小迟这样一个人是固态的，确实存在的，与自己有关系的。老板不再追问什么，而是让他进屋，如同收留一只迷途羔羊。

这时，墙上的电子钟显示 2:20，新的一天就要在这个房间开始。小迟在酒精的作用下开始犯困，同时体内充盈着说不清的心满意足。他甚至没有兴趣再知道自己是谁。

可是老板也没有兴趣吗？他沉默地嗑着花生，一缕灰白头发垂在额前，也许正思念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除了讲述自己的遭遇，还可以用什么来回报他？

“我被人叫醒的时候正躺在马路边的杂草堆里。”

“哦？是吗？”

“那儿其实是个建筑工地，两个工人发现了我。他们看到我浑身是血，又找不到伤口在哪儿，就泼了我一盆水。积血冲掉后，他们才发现衣服上有一道小口子，就在这条胳膊上。他们为我扎了些布条，告诉我，再往前走 20 分钟，就可以到医院。对了，他们还指着一步外的包问，‘是你的吗？’我没有多想，就拿了过来。我边走边回想自己遇到了什么，可脑袋里一片空白。接着我就想，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却回忆不起任何人的名字，最后我发现连自己是谁和要去哪儿都忘光了。我的脑袋完全不管用了。医生叫我住院，我没有答应。我没有钱了，不想耗在这上面。总会想起来的，如果想不起来，医生又有什么用呢？”

“我从医院出来，站在马路边拦车，开始没人肯载我，最后一辆运香蕉的大卡车停了下来。我问他们上哪去。他们说，‘上海。’”

“那么，就带我去上海吧。”我说。

“这纸片上的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老板提出疑问。

“唔，我也不知道。”

“包里没有其他东西了？”

小迟顿了顿，摇头。

“嘿，这就怪了！”老板来了精神：“第一串数字，‘0898890123’，看起来是个电话。或者是密码？什么编号？第二个数字‘70000’应该是指什么东西，比如 7 万碗面或 7 万块钱？”

小迟依旧慢慢地摇头，表示自己的记忆力无法参与讨论。

“我们这就来试试。”老板从腰间取出一只黑色移动电话，把眼镜抬到额头上，瞄着纸片一一按下号码。他把手机递给小迟，“喏，按这个。”

小迟突然措手不及。他意识到，自己也许并不希望这么快、毫无准备地面对纸片上那个人。可老板已经替他按下了拨号键，扶着电话贴在他的耳朵上。

听筒里绵长的第一声灌入了他的耳朵，脉搏跳动加速。他恨不得立刻抢过电话，及时地掐掉它。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那个自作主张、自以为是的中年男人正瞅着自己。

第二声、第三声响起来。如果他拿起电话我该说什么呢？

第四声、第五声……我该说，“我是小迟？”还是，“喂，小迟在吗？”

终于，电话自动切断了。他的衬衫已被汗水湿透。

“我们基本可以证明第一个数字是个电话号码了！”老板得意地搓着手，“那么你应该就是小迟了！你在这里，那边的电话当然没人接了。”

小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可是我怎么会平泽的建筑工地上呢？”

“这电话是广东的？还是山西的？听你的口音，像南方人。也许你一个人来这里办事，或者旅游。你到上海郊区的时候，遇到了抢劫的。那些地方乱着呢。他们把你砍伤了，又把包里的东西洗劫